

李善生平事迹考辨

罗国威

李善，唐代文选学的集大成者，其《文选注》一书，博大精深，千载以还，沾溉士林，功在不朽。然而，对于李善其人的研究，今所能依据者，仅寥寥一百三十七字的《旧唐书·李善传》而已（《新唐书·李邕传》附李善事，与《旧唐书》略同）。就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，亦令人疑窦丛生，遂使对李善的研究工作止步不前。因此，弄清楚李善的生平、思想，已成为当前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。下面，拟就有关李善生平的几个问题，谈谈一得之见。

一、关于李善的世系

《元和姓纂》卷六“六止”下载：

理：咎繇为尧理官，子孙遂为理氏。

殷有理徵。

《通志·氏族略》言之更详：

李氏嬴姓，高阳氏生大业，大业生女华，女华生皋陶、字庭坚，为尧大理，因官命族为理氏。夏商之季，有理徵为翼隶中吴伯，以直道不容，得罪于纣，其妻契和氏携子利真逃于伊侯之墟，食木子而得全，遂改理为李。利真十一代孙老

君名耳、字伯阳，以其聃耳，故又号为老聃。居苦县赖乡曲仁里。或言聃六世祖硕宗，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。聃曾孙昙生崇、玗，崇子孙居陇西，玗子孙居赵郡。

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李氏世系云：

赵郡李氏：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玗，字伯衡，秦太傅。三子：云、牧、齐。牧为赵相，封武安君，始居赵郡。赵纳顿弱之间，杀牧。齐为中山相，亦家焉，即中山始祖也。牧三子：汨、弘、鲜。汨，秦中大夫，詹事，生谅、左车、仲车。左车，赵广武君，生常伯、遐。遐字伯友，汉涿郡太守，生岳、德、文、班。岳字长卿，谏议大夫，生秉、义。秉字世范，颍川太守，因徙家焉。生翼、协、敏。敏，五大夫将军，生谟、道、朗。谟字道谋，临淮太守。生哆、华、旭。哆字子让，上党太守，生护、元。护字鸿默，酒泉太守，生武、昭、奋。武字昭先，东郡太守、太常卿，生赞、修、奔、就。

江夏李氏：汉酒泉太守护次子昭，昭少子就，后汉会稽太守、高阳侯，徙居江夏平春。六世孙式、字景则，东晋侍中。生巖，巖生尚、字茂仲。生矩，字茂约，江州刺史。生充，字弘度，中书侍郎。生颢，郡举孝廉，七世孙元哲。

表文载：

元哲生善，兰台郎。善生邕、字泰和，北海太守。

检《三国志·魏书·李通传》，“李通字文达，江夏平春人也。”通子绪、基。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云：“绪子秉，字玄胄……官至泰州刺史。”又云：“秉子重，字茂曾，少知名，历位吏部郎、平阳太守……重二弟，尚字茂重，矩字茂约，永嘉中并典郡。矩至江州刺史。重子式字景则，官至侍中。”案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所载，与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不合，王书将尚、矩二人列为重之弟，辈份在式之上，而《新唐书》则作式生巖，巖生尚，尚生矩。因王隐《晋书》今已亡佚，无法判断裴注所引之是非，今姑

依《新唐书》，列尚为式之孙，矩为尚之子。

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篇“李平阳、泰州子”条刘孝标注引《永嘉流人名》云：“（李）康字玄胄，江夏人，魏秦州刺史。”又《品藻》篇“谢公与时贤共赏说”条刘注引《晋诸公赞》云：“李重字茂曾，江夏钟武人。少以清尚见称。历史部郎、平阳太守。”又《栖逸》篇“李廐是茂曾第五子”条刘注引《文字志》云：“廐字宗子，江夏钟武人。祖康，秦州刺史。父重，平阳太守……式字景则，廐长兄也……渡江，累迁临海太守、侍中。”又《言语》篇“李弘度常叹不被遇”条刘注引《中兴书》云：“李充字弘度，江夏郢人也。祖康，父矩，皆有美名。”

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之李秉，泰州刺史，《世说》刘注引诸书作“李康、秦州刺史”，《晋书·李重传》又作“李景，秦州刺史”。治《世说》者并据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改“康”作“秉”，恐非。盖李氏祖上后汉时有名秉字世范官颍川太守者，晋世距汉未远，族谱家牒详焉，故不得更有名秉者，当依《世说》注引作“康”。

《晋书·李充传》云：“李充字弘度，江夏人。父矩，江州刺史。”又云：“（充）子颙，亦有文义，多所述作，郡举孝廉。充从兄式……中兴初，仕至侍中。”此又以式为充之从兄，与《世说》注引《文字志》及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并不合，今不采。此李充者，即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所著录的《翰林论》的作者，李善之硕学，渊源有自焉。

据以上诸书，可列出李善的世系谱：

高阳氏——大业——女华——皋陶（为尧大理，因官命族为理氏）……理徵——利真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硕宗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李耳（字伯阳，号老聃）——□——□——晁——玗（字伯衡，秦太傅）——牧（赵相、封武安君，始居赵郡）——汨（秦大夫，

詹事)——左车(赵广武君)——遐(字伯友,汉涿郡太守)——岳(字长卿,谏议大夫)——秉(字世范,颖川太守,因徙家颖川)——敏(五大夫将军)——谟(字道谋,临淮太守)——哆(字子让,上党太守)——护(字鸿默,酒泉太守)——昭——就(后汉会稽太守,高阳侯,徙居江夏平春)——□——通(魏振威中郎将)——绪——康(字玄胄,魏秦州刺史)——重(字茂曾,历史部郎、平阳太守)——式(字景则,东晋侍中)——巖——尚——矩(字茂约,江州刺史)——充(字弘度、中书侍郎)——颙(字长林,举孝廉,为李郡太守)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元哲——善(兰台郎)——邕(字泰和、北海太守)

有两点需说明:其一,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“赵郡李氏”下列“就”为“武”之子,而“江夏李氏”下列“就”为“昭”之子,未详孰是,今姑依“江夏李氏”作“昭”之子。其二,《李邕墓志铭》云:“(邕)本赵人也,烈祖恪,随晋南迁,食邑于江,数百年矣”(拓本,河南千唐志斋藏石)。史转载随晋南迁者乃式,恪者不见于史传,今姑不取。

二、兼沛王侍读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的先后问题

《旧唐书·李善传》云:“明庆(本作显庆,因避唐中宗讳改)中,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、崇贤馆直学士,兼沛王侍读。尝注解《文选》,分为六十卷,表上之,赐绢一百二十匹,诏藏于秘阁。除潞王府记室参军,转秘书郎。”(《新唐书》本传略同)

《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》(即李贤墓志,1971年于陕西乾县乾陵附近出土,《文物》1972年第7期刊拓本照片)云:“粤以永徽六年(655)封潞王……龙朔元年(661)改封沛王”,是李贤封潞王在先,徙沛王在后,可见《旧唐书·高宗纪》及《高宗诸子

传》所载并不误。而新旧《唐书》善本传载善为沛王侍读在前，除潞王府记室参军在后，这就使后世疑惑不解。

高步瀛先生认为：“贤于永徽六年封潞王，龙朔元年徙封沛王，见《旧书·高宗诸子传》。而贤外不闻别有沛王、潞王。则新、旧《传》言善先兼沛王侍读，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，疑‘沛’、‘潞’二字互误也”（见《文选李注义疏》之《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》疏证）。

案闾仙先生此说恐非。细读《旧唐书》善本传，不难发现，“尝注解《文选》”至“转秘书郎”一段文字，是用追叙法，即追述李善于显庆三年表上《文选》后，除潞王府记室参军（李贤显庆之五年中并为潞王），转秘书郎。然后，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（李弘于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，见《旧唐书·高宗诸子传》），崇贤馆直学士。至龙朔元年李贤徙沛王，善又兼沛王侍读，若作如是理解，则兼沛王侍读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的先后问题就迎刃而解，同时，又可证新旧《唐书》善本传所载并不误。

三、乾封中出为经城令之原因

《旧唐书·外戚（武承嗣）传》云：“乾封年……乃以韩国夫人之子（贺兰敏之）为士护嗣，改姓武氏，累拜左侍极、兰台太史，袭爵周国公。仍令鸿集学士李嗣真、吴兢之徒，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。”（《新唐书·外戚（武士护）传》略同）《旧唐书·方伎（李嗣真）传》云：“时左侍极贺兰敏之受诏于东台修撰，奏嗣真弘文馆参预其事，嗣真与同时学士刘献臣、徐昭俱称少俊，馆中号为‘三少’。”（《新唐书·李嗣真传》略同）《旧唐书·李邕传》云：“父善，尝受《文选》于同郡人曹宪。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，为崇贤馆学士，转兰台郎。”案贺兰敏之拜左侍极是乾封年的事（详上），乾封共两年（666—667），李善被荐引作崇

贤馆学士，当在此时。

然而，贺兰敏之是一个恃宠骄淫的败类，“嗣真知其必败，谓所亲曰：‘此非庇身之所也。’因咸亨年京中大饥，乃求出，补义乌令”（《旧唐书》嗣真本传）。李善“方雅清劲，有士君子之风”（《旧唐书》善本传），绝不可能曲意阿附贺兰敏之，因之，乾封中为贺兰敏之荐引除兰台郎不久，即“出为经城令”（《旧唐书》善本传），其离开的时间，比咸亨中方始离去的李嗣真要早几年。于此，可以看出李善的人品。

四、坐配流岭外及遇赦得还的时间

李善是“坐与贺兰敏之周密，配流姚州”（新、旧《唐书》善本传）的。《旧唐书·高宗纪》云：“（咸亨二年）六月戊寅，左散骑常侍兼检校秘书、太子宾客、周国公武敏之以罪复本姓贺兰氏，除名，流雷州。”流配的原因，《旧唐书·外戚（武承嗣）传》言之甚详：“敏之既年少色美，烝于荣国夫人，恃宠多愆犯，则天颇不悦之。咸亨二年，荣国夫人卒，则天出内大瑞锦，令敏之造佛像追福，敏之自隐用之。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，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，成有定日矣，敏之又逼而淫焉。及在荣国服内，私释衰经，著吉服，奏妓乐。时太平公主尚幼，往来荣国之家，宫人侍行，又尝为敏之所逼。俄而奸汙事发，配流雷州，行至韶州，以马韁自缢而死。”（《新唐书·外戚（武士彠）传》略同）李善因为贺兰敏之荐其为崇贤馆学士、转兰台郎，而被安上“与贺兰敏之周密”的罪名坐配姚州的，时间当在咸亨二年六月。

《旧唐书·高宗纪》云：“（咸亨五年）秋八月壬辰……皇帝称天皇，皇后称天后。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，大赦。”（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略同）又云：“（上元二年）六月戊寅，以雍王贤为

皇太子，大赦。”（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同）李善遇赦放还，当在此二次大赦之中，即是说，不在上元元年八月，就在上元二年六月。

五、李善与文选学

《新唐书·李邕传》载，善“遇赦还，居汴，郑间讲授，诸生四远至，传其业，号‘文选学’。”李善于上元元年（674）或二年（675）遇赦放还后，居于汴州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及郑州（今河南省郑州市）间，聚徒讲学，传授《文选》。生徒传其业，号“文选学”。

李善“文选学”，是以解读《文选》为宗旨的《文选》诠释。唐李匡乂《资暇集》卷上“非五臣”条云：

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《文选》为过迂繁，徒自骋学，且不解文意，遂相尚习五臣者，大误也。所广征引，非李氏立意，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，有旧注者，必逐每篇存之，仍题元注人之姓字。或有迂阔乖谬，犹不削去之。苟旧注未备，或兴新意，必与旧注中称“臣善”以分别。既存元注，例皆引据，李续之，雅宜殷勤也。代传数本李氏《文选》，有初注成者，覆注者，有三注、四注者，当时旋被传写之。其绝笔之本，皆释音训义，注解甚多，余家幸而有焉。尝将数本并校，不唯注之贍略有异，至于科段，互相不同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。因此而量五臣者，方悟所注，尽从李氏注中出。开元中进表，反非斥李氏，无乃欺心欤！且李氏未详处，将欲下笔，宜明引凭证，细而观之，无非率尔。

李匡乂所谓初注者，覆注者，三注、四注者，今已不复可睹。敦煌文献中，伯 2528（《西京赋》）和伯 2527（《答客难》、《解嘲》）两个写卷，是唐人所钞的李善注《文选》写卷，校之今本

《文选》，注文详略，各有不同，或此有而彼无，或此无而彼有，其科段亦间或有异（笔者另有文探讨此问题，于此从略），其初注、覆注、三注四注之本，容或有之。

今所存李注《文选》最早的刻本，有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刊本（十四册，存二十一卷），和南宋淳熙八年贵池尤袤刻本两种。其注文问题复杂，今姑不论。以正文文本而言，已非李注本之原貌。今聊举二例，以证明之。

尤刻本《文选》卷四〇任彦昇《奏弹刘整》（北宋本缺此卷）一文，以日本京都大学影古钞本《文选集注》卷七九所载之该文校之，详略有所不同。正文“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”下，尤刻本有“并已入众，又以钱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。伯又夺寅息遂婢绿草，私货得钱，并不分遂”34字，集注本正文无之，此三十余字，集注本于注文中出之（集注本只有32字），注明《钞》及五家本有之。就是说，集注本注文中之这段文字，是据《文选抄》及五臣本之正文加入的。而尤刻本正文有此34字，当是刻书者所为，非李注本原有（说详下）。又尤刻本此下正文“整及母并奴婢等”至“整即主”一段692字，集注本正文亦无之，此六百余字亦出现在集注本注文之中，注明五家本有之（集注本注文中此段文字共684字）。尤刻本“整即主”句下注云：“昭明删此文太略，故详引之，令与弹相应也。”此条注文，使人产生错觉，似乎此六百余字，是李善所补入，校之以集注本，方知此亦刻书者所为，此条注非李善原注，此六百余字亦非李善本原有，理由有三：其一，集注本正文当依李善本，其注文首列善注，次列钞、音决、五臣注、陆善经注是其证。其二，集注本注文之末，间或有校语“今案”云云，校语有言钞、音决、五家、陆善经某字作某者，从未言及李善作某者，其正文文字依李善本，当无疑义。其三，此六百余字全是讼辞，若为李善添入，依李善注书之例，不可能不略加注释，今尤刻本此二段文字（包括上文34字）李善只字未注，

是以说明李善本原本无之，乃刻书者添入，真正是五臣乱善。

北宋本《文选》卷四七袁彦伯《三国名臣赞序》“故复撰序所怀，以为之赞云”下，作：

魏志九人，蜀志四人，吴志七人：荀彧字文若，诸葛亮字孔明，周瑜字公瑾，荀攸字公达，庞统字士元，张昭字子布，袁涣字曜卿，蒋琬字公琰，鲁肃字子敬，崔琰字季珪，黄权字公衡，诸葛瑾字子瑜，徐邈字景山，陆逊字伯言，陈群字长文，顾雍字元叹，夏侯玄字泰初，虞翻字仲翔，王经字承宗，陈泰字玄伯。

尤刻本同。《文选集注》卷九四，此段作：

魏志九人	蜀志四人	吴志七人
荀彧字文若	诸葛亮字孔明	周瑜字公瑾
荀攸字公达	庞统字士元	张昭字子布
袁涣字曜卿	蒋琬字公琰	鲁肃字子敬
崔琰字季珪	黄权字公衡	诸葛瑾字子瑜
徐貌字景山		陆逊字伯言
陈群字长文		顾雍字元叹
夏侯玄字泰初		虞翻字仲翔
王经字承宗		
陈泰字玄伯		

于此可知，萧统原本及李善注本此段文字，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诸《表》，旁行斜上，其排列如集注本者。后世刻书者不审其势，迳以直行书之、刻之，以致次序紊乱，读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。

敦煌文献伯 2833《文选音》写卷，所存者有此篇之音释，此段之排列如下：

魏志：彧于月，琰。蜀志：庞步江，蒋江两，琬于远。吴志：

瑜以朱，慈，应于恭，翻方元。

此钞本有误，“慈”当是“逊”字之误，“应”当是“雍”字之误

(于恭切出之音为“雍”)。《文选音》排列之次第，与集注本同，可证集注本不误。

又宋王应麟《小学紺珠》卷六，亦选载此段文字：

三国名臣二十人

魏九人：荀彧文若，攸公达，袁涣曜卿，崔琰季珪，徐邈景山，陈群长文，夏侯玄泰初，王经承宗，陈泰元伯。

蜀四人：诸葛亮孔明，庞统士元，蒋琬公琰，黄权公衡。

吴七人：周瑜公瑾，张昭子布，鲁肃子敬，诸葛瑾子瑜，陆逊伯言，顾雍元叹，虞翻仲翔。

晋袁宏作序赞。

是宋时王应麟所见之《文选》，此段文字尚未经窜乱也。

因之，还原《文选》及李注之本来面貌，是当前选学研究的首要课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中文系